



第二千三百五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4月19日星期一上午1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达曼·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梁于藩先生

郎尼耶·科南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奥克翁加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利钦斯坦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5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 年 4 月 12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67)

1982 年 4 月 13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69)

主席: 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的决定, 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和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孟加拉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姆拉尼·曾塔尔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贾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伊纳尔·阿比丁先生(马来西亚)、奥马鲁先生(尼日尔)、奈克先生(巴基斯坦)、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吉戈先生(塞内加尔)、阿丹先生(索马里)、阿卜杜拉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 我收到吉布提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的信, 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

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我建议, 如果安理会同意, 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因无反对意见, 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 法拉赫·迪里尔先生(吉布提)和卡西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它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安理会不得不再次举行会议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问题。这一次, 我们是审议在以色列占领当地的掩护下对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所犯的暴行问题。

这一讨论的真正来龙去脉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安理会理事国毫无疑问, 对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论据记忆犹新。那时, 他谈到了他所说的以色列想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便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创造一个互相谅解和合作的气氛。然而, 正如事实所表明的, 这不过是一个烟幕而已。在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又有几十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死和受伤, 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孺。这是过去几天发生的惨重伤亡事件。这生动地说明以色列占领者实际上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东西: 眼泪、鲜血和破坏。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军事机器现在在黎巴嫩南部作好准备; 对此如果不命令停止, 那么在这一地区同样我们将再次目睹无辜人民流血。所以, 安理会有直接责任去检查这个问题。总的来看, 以色列最近在中东加紧侵略行动正在使那里已经存在的爆炸性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耶路撒冷问题是以色列占领问题的一部分。自 1967 年 6 月以色列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屡次通过决议, 谴责以色列企图改变该城地位的行动。这些决议是以以色列的占领是非法的这一重要原则为依据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有一个要求, 即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东部占领区不得独断独行。但是尽管如此, 特拉维夫仍按照它对耶路撒冷以

及实际上对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既定的和公开的专横统治政策的同样方针一意孤行。

现今，以色列当局想逃避它们对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新的公开破坏行为——通过提到他们所说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所采取的行动——的责任的愚蠢企图，是不可能欺骗任何人的。毕竟，如果我们要还事情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恐怖主义行为。它是以色列占领军的一个士兵在其他以色列士兵的掩护下干的。这是真正的要点：这个行为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在其他恐怖主义分子掩护下进行的。十分清楚，最近这些事件是以色列占领者继续在阿拉伯领土上横行霸道的又一后果，是被提高到以色列国策地位的恐怖暴力政策的结果。

以色列的国外保护者也要负同样的责任。只有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才使以色列得以把别国的领土置于占领枷锁之下。美国现在公开担任特拉维夫的战略同盟者这一角色，正是它的这种援助给了以色列在中东执行其对阿拉伯领土的扩张主义计划、侵犯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最后泰然自若地蔑视国际社会的意志的能力和手段。正是由于美国在安理会这里的共谋，才使安理会不能对以色列占领者的专横统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制止以色列吞并他国领土的野心。

苏联代表团认为，以色列最近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不能允许的行动，必须受到强烈的谴责。同时，今天——如同昨天以及实际上还有明天和直到获得解决的时候那样——我们必须记住最重要的事：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6月占领阿拉伯土地而产生的整个问题正在紧迫等待一项解决办法。我们必须促使以色列从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全部军队。我们必须充分实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没有这一点，中东就不可能、将来也不会有公正的、因而也是持久的和平。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压迫、肆意枪杀无辜妇孺男人以及其他形式的野蛮行为的水手经久不减。在整个被占领领土上实行的整整一周的宵禁——戈兰高地的宵禁迄今已有约十周之久——仍在实施之中，已经给特别是村庄和难民营带来无数苦难，其居民一天天在苟延残

喘。这种局面使他们失去自来水供应和基本食物，甚至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完全停顿。正如我们从这里的报纸和其他新闻工具所看到的，以及正如我们从占领区我们的亲人那里获悉的更加详细的消息所表明的那样，敢于冒险走出住所的任何儿童、妇女或男子立即遭到射击和受伤。实际上，我们已经收到致联合国的几份呼吁书，要求处置被屠杀者的尸体。

在1982年3月14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我们发现与我们的讨论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某种东西，它表明以色列代表在这里是多么不老实，他企图给安理会以这样的印象：在耶路撒冷圣地的可恶行为是一名精神错乱的士兵干的。下面是这家以色列报纸上的话：

“以色列政府决定发行纪念邮票，表彰埃莱胡·贝朱里和埃莱胡·哈基姆以及本·约瑟夫，因为前面两个人于1944年暗杀了英国国务大臣莫因勋爵，而后面一个人于1938年在罗什平纳射击满载阿拉伯平民——男女和儿童——的一辆公共汽车。”

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一封信中，两个以色列犹太妇女评论道：

“很难理解除双重标准外还有什么能允许我们把本·约瑟夫提高到英烈的地位，而我们则把巴勒斯坦的杀人未遂者叫作杀气腾腾的恐怖主义分子。”

我收到鲁思·布劳夫人1982年3月29日的一封电文，她是正统犹太民族的奈杜雷-卡尔塔著名教士的遗孀。我认为这封电文清楚地描述了犹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真实感受。她把这个电文发给我，要我向安理会宣读。现在我就照办：

“当今一般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地发生的事件使我回忆起”——这是她的先夫写的——“我在法国的青年时期，当时欧洲的领导人未能认识到这个形势，把欧洲和世界引向灾难。”

“从1936年起，法国社会主义者管理国家，而在隔壁，一个优越种族的‘元首’希特勒正在准备征服欧洲。然而他经常宣布他的思想、他的雄心和他的计划，而犹太人——按照他的看法，单

单犹太人的存在对未来的‘大德意志’就是个危险——却变成日耳曼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敌人。

“希特勒的计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所解释，他在讲话中不断威胁全世界。有些领导人显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威胁；有些领导人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也许其他一些领导人试图向他表示友好以抚慰这位易怒的领导人。结果是，希特勒相继吞没中欧和东欧各国；接着法国遭到入侵，并且在几天之内就被希特勒的军队和他的第五纵队占领。”

“纳粹分子占领法国的四年是绵绵长夜的恶梦。戴高乐领导了国外的战斗，法国抵抗运动在国内组织起来。这些爱国者被德国人称为‘恐怖主义分子’。我是这个地下运动的一员，赤手空拳。”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违背上帝的意志，违背他的大部分创造物的意志的情况下，于1948年在圣地建立了。对它的领导人来说，此后主要的事情是建立‘大以色列’。”

“要是说希特勒写了一本题为《我的奋斗》一书以解释他的纳粹思想的话，那么，现在也有大量的犹太复国主义书籍解释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和野心，以色列议会现在给西方领导人以不断的侮辱和威胁，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同意以色列领导人的意见，后者的政策是建立在仇恨阿拉伯人的基础上的，后者并把阿拉伯人变成犹太人的普遍敌人。”

“在六天战争之后，摩西·达扬发表了一篇讲话，1969年6月2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作了报道：

“我们的长辈到达了分治计划中所承认的边界。我们这一代到达了1949年的边界。”

我可以在此补充说，以色列人在永久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毫不犹豫地吞并土地，其中包括埃拉特市本身，该市是巴勒斯坦的乌姆拉什拉什港。他们还占领了巴勒斯坦与埃及之间的乌贾哈菲尔、叙利亚和

以色列之间的非军事区和其他地方。我现在继续引摩西·达扬的讲话：

“现在，经历过六天战争的一代人已经千方百计地到达苏伊士、约旦和戈兰高地。这不是尽头。在现在的停火线之后，将有新的停火线。这些新停火线将延伸到约旦以外的地方——或许到黎巴嫩，也许还到叙利亚中部。”

“从他的题为《一个士兵对和平希望的思考》一书摘录一段，这段话发表在《中东读者》上——纽约，柏伽索斯书店，1969年。这是摩西·达扬对一个军官学校毕业生的讲话。

“阿拉伯人不赞成我们的冒险行动。如果我们要在违背他们意志的情况下继续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事业，那么，除了牺牲生命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我们的命运将是处于与阿拉伯人不断战争的状态。这种局面也许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但这是现实。”

“以色列报《新消息》的作者约拉姆·博尔·波拉思于1972年7月14日写道：

“以色列领导人有责任拿出勇气清楚地向公众解释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已经淹没的事实。其中第一个是这样的事实：不驱逐阿拉伯人并不收他们的土地，就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和犹太人的国家。”

“约尔·马库斯于1975年3月25日在《国土报》上写了下面的话：

“我们将不得不动员美国犹太人。”

实际上，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著名美国人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极端痛苦地要求美国犹太人对梅纳赫姆·贝京正在干的以及正在玷污全世界犹太人名声的罪行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继续援引他的话：

“我们将不得不动员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强大的喉舌……我们将不得不反复说明，一

个强大的以色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还是说服阿拉伯人设法以某种形式与它共处的唯一办法。我们必须表明——首先对我们自己——我们不一定想按照阿拉伯的规则比赛。我们将决定，依我们的观点看，哪个阿拉伯行动可以成为交战理由，并决定在什么时候用不同于他人期望于我们的方法进行比赛。如果自由世界被吓唬了，而西方处于衰落的过程之中的话，也许我们比阿拉伯人有更多的手段可以用来恐吓它。聪明的人一句话就足够了。

“人们为什么不肯吸取过去的教训呢？当他们动员一切力量保护自己免遭可能发生的、更加遥远的危险——一个恰恰可能从他们对之不采取行动的危险中产生的危险——时，他们为什么对面前的真正危险视而不见？在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路上，一个犹太人问什洛莫·扎尔曼·埃伦雷奇先生，为什么上帝——祝福他——让这场大祸落到欧洲犹太人头上。他回答说：‘我们受惩罚是因为我们没有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足够的斗争。’”

我认为，我几乎不需要说明，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犹太事务局的某些人员和盖世太保之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包括默许迫害犹太人，使他们甚至在希特勒决定实行他的彻底灭绝种族的可恶行动之前离开国土。这有文件为证，而且可以找到。我继续引证：

“要人人让一个民族、在目前情况下已经受苦受难三十多年的巴勒斯坦人民陷入绝望，这是危险的。《圣经》所涉及的时代的一名犹太法官参孙的经历今天应当加以深思。在他不贞洁的妻子听他说他的力气来自他的头发后，当他睡熟时，她把他的头发剪去，然后把他交到他的敌人手里。他们挖出他的眼睛并把他投入监狱。但是他的头发又长出来，他随之恢复了他令人生畏的力气。参孙作为一个囚犯和盲人被宣告终生在黑暗中生活，他知道他将来没有什么希望了。某天，他被带进他敌人的寺庙供他们娱乐，他要求被带领到寺庙的中心。在那里，他抱住这座偶像崇拜者的寺庙的两根主要的柱子，它们碎裂了，压到他和挤在寺庙的人们的身上。

“自私自利，西方国家缺乏正义和理解力，以及阿拉伯人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他们无所作为，正给予邪恶方面90%的力量。作为这种短视政策的结果，如果中东——愿上帝保护我们——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变成世界上的一个越南而且恐怕是最大的越南的话，则对发生这场新灾难的原因的唯一正当的回答，将恰恰是那位神圣的犹太法学博士在去死亡营途中所作的回答。

“或者给它带来毁灭，或者帮助它赎罪，这种事掌握在作为这个世界上帝的伙伴的人类手中。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缺乏责任心和洞察力，牺牲了人类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当时防止这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一开始就用一切手段制止邪恶。在这个原子弹时代，我们大家，不论穷富，不分强弱，现在统统处于深渊的边缘。当今的这些领导人能继续仅仅在电视上‘不安地观察事态’而问心无愧，继续发表讲话而不采取行动，直到这一代新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种族主义分子把全世界引向彻底瓦解吗？

“毫无疑问，以色列的预言家们宣布犹太人在当代末期回到掌握在上帝手中的圣地，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对犹太人许诺的赎罪，也是对全世界的赎罪：

“……

“按照斯福诺的说法，并遵照以赛亚的‘好人将继承土地’这句话的解释，鼻祖的后代是他的遗产，这项遗产已成为全人类的遗产，并且在救世主来到时，将扩展到地球的尽头。

“根据《圣经》，在这里，我们再次完全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学说以及一位名叫梅纳赫姆·贝京的人（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的卑鄙和他用武力建立的居民点，不同于他要建立——从物质上说——‘大以色列’的要求。

“正如以赛亚的预言65:17所描述的，这些新的天地将是一个新生的、超俗的世界——一个全人类将和平地、重新友爱地生活于其中的正义

世界。到那时，没有国家，再也没有战争，只有所有国家成群地上升到终于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上帝之家。”

这位已故教士的遗孀最后说：

“我亲爱的丈夫阿姆拉姆教士离开人世时……在纽约的奈杜雷-卡尔塔人员正在安排他向联合国大会讲话——那时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已发表了演说——但条件是发给他旅行的国际文件，因为他没有以色列国的身份证明书，并且他不同意拿着一个他不承认是合法的国家的护照去旅行。阿姆拉姆·布劳教士同意暂时离开他的出生地圣城，因为他想把有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旧友谊告诉全世界。”——

这种友谊我多次提到过。引文继续如下：

“他本来是会解释他为什么要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其全体居民、全体信徒会象过去一样和平相处的国家。他本来是会用他自己的话并且肯定会更加有说服力地发挥我试图在这封信中所解释的东西的。”

“我请求阁下给予帮助，使善良的人们都听到犹太人的声音。”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西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机构主席的职位。我们相信，以你的众所周知的才能，你一定会领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获得丰硕的成果。

4月11日将作为最黑暗的日子之一载入不但是穆斯林社会而且是全人类的历史。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对伊斯兰最神圣的场所之一、尊贵的圣地的亵渎性袭击，是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占领下易受武力袭击的一个例子。1982年4月11日这个不幸的日子令人想起类似的一个日子——1969年8月21日，那天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被纵火焚烧。

1949年缔结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其目的是对

军事占领区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以色列作为该公约的一个缔约国，以及当然作为一个军事占领国，有义务对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资源以及他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机构保证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

在4月11日对尊贵的圣地的罪恶袭击中，即居民和机构都受到了影响。两人被残杀，许多人受伤。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穆斯林的两个圣殿——遭到最恶劣的亵渎和玷污，并受到物质上和艺术上的破坏。军事占领国以色列不但未能保证对这两个宗教机构及其礼拜者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甚至未能给予它们最低限度的保护。

在考虑4月11日的袭击时，任何人都不能把这件事同它之前或同时发生的某些有关的因素脱离开来。在那之前的因素中有：在阿克萨清真寺和与它相连的建筑物的入口处，信仰者集团的恐怖分子团伙放置了爆炸物；在圣殿下面挖掘深洞，这使圣殿有崩溃之虞；如以色列集团不断企图冲进圣殿的清真寺；反复威胁要爆炸阿克萨清真寺，以及清算宗教权贵人士。

至于伴随的因素，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下几点：第一，武装罪犯艾伦·古德曼能够轻易通过由以色列军队配备人员的两个检查站，然后进入岩石殿区；第二，在袭击时，从很多方向开火，向他提供掩护；第三，以色列当局最近承认，两个被害者中的一个是被一颗子弹击中的，这颗子弹与造成另一个受害者死亡的子弹不同。

这清楚地说明，犯罪的不只是一个人。4月16日《纽约时报》说：

“当时在场的记者和摄影师看见两个背着步枪的以色列平民从一群投掷石子的阿拉伯示威者中跑出来，并且在古德曼先生被抓住带走之后，从他们的肩上向后开枪。”

以色列发言人把这个罪犯艾伦·古德曼说成精神错乱，这是可以理解的，其目的是免除以色列机关在犯下这个罪行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以色列人采用歪曲和捏造事实的手法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然而，1982年4月11日，美利坚合众国代理国务卿沃尔特·

斯托塞尔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对此我们感到惊讶。除了别的之外，他说：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干的。”

一个罪犯的精神错乱只能在对有经验的证人提出的大量证据进行彻底审查之后在法庭上确定。关于古德曼先生性格的已有事实材料表明他精神完全正常。现在我援引古德曼先生的对他十分了解的朋友和同事对他性格的描述。这些描述见诸1982年4月15日《纽约时报》上该报记者戴维·施里曼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

“‘他是个很会适应环境的家伙，’古德曼先生在一所优秀公立中学巴尔的摩市立书院的一个同班同学、心理学家艾拉·艾伯特说。‘如果你必须挑选一个很会适应环境的家伙，那他就是。’”

这篇文章还说，他的许多同班同学和朋友，“象华盛顿的一位律师罗伯特·G.阿古斯那样，只记得他是好的、聪明的和相当敏感的人。”

据同一篇文章说，管理古德曼先生1979年住过的房子的埃默里·马丁内斯先生说：

“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不能相信。它使我吃了一惊。那里还有别人，他们倒会干这种事的，但他除外——这一点我决不怀疑。”

在法庭，这样的证言会被认为是确定古德曼先生神志清醒方面的主要证据。

我们认为，美国要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现在所发生的事负重大责任。美国对以色列的无限支援以及它承诺为犹太移民提供方便——甚至通过不让另一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除非该国修改它的移民法，给予犹太人特殊的特权——是这种责任的充分证据。

在这里，指出这样的事实是恰当的：艾伦·古德曼是一位美国公民，他移居以色列，参加了以色列军队，并且犯了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在巴勒斯坦出生的巴勒斯坦人则被剥夺了返回自己家园和恢复自己财产的权利。

具有足够讽刺意味的是，得到美国给予返回家园便利的唯一巴勒斯坦人是齐亚德·阿布·艾恩。根据他在太巴列犯下了暴行这一荒谬的、未经证实的借口，他被交给以色列当局。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从来得不到公正的审讯。

我国认为，安理会作出决议，谴责在尊贵的圣地领域内所犯的惊人亵渎行为，痛惜以色列未能保护那个圣殿，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治标而不治本。为了治本和防止类似罪行再次发生，安理会必须负起它根据宪章所承担的责任。它必须最后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并使巴勒斯坦人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这就是我们期望安理会去做的事。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当你于本月初就职时，我们认为这将是这个月你的烦恼的告终。我们并不知道这不过是冰山的尖端。你的前任留给你一些很令人讨厌的任务，因为你的前任没有真正足够的勇气在主席职权的范围内正视这个问题。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个城市观看电视。这几天放映的主要正片是有个人在一个被占领的地方亚米特的地堡里扬言要自杀。但是那是他走投无路的地方；他想呆在那里。当然，这个家伙非法占据这块土地并在那里定居。大概答应他100,000或300,000美元，叫他离开，并在靠近耶路撒冷、希布伦、纳布卢斯的另外一个被占领区给他一座漂亮的住宅。这已经变成某种商品：你占领一块领土，并拒绝离开直到你对此取得可观的红利；它是一笔好生意。

另一方面，存在着建筑在城市分界线这边或那边的旅馆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

这些是真正使这个国家的公众不安的问题。400万巴勒斯坦人的前途问题似乎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我们听说潜艇开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我的英国朋友喜欢叫的福克兰群岛——的事。我们听说一些国

家——不但英国人，而且还有他们的朋友——正在对阿根廷采取制裁措施。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时甚至避开安理会。但是，我们来到安理会是怀着某种希望的，即希望联合国能公正行事并行使它的权力，特别是在安理会内。当然，我们正面临着冗长的审议，而与此同时人们正被杀死。

我们听说，那是个独居的疯子、一个美国公民，他到那里去了，耶路撒冷的月亮把他弄得神经错乱而向礼拜者开枪——大概他只是不喜欢他们做祈祷的方式吧！不，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因为有哪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会同向人开枪——更不用说向礼拜者开枪了？关于这一点，有哪一个神经正常的人会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把他们赶出家园？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使以色列人正在做的那样，持久地动员30%的年富力强的居民并使他们经常保持武装？有哪一个神经健全的人会把60%的居民作为后备力量和战斗力量？有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把安理会拉去开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他们不是疯子。这是在执行一种政策——当然是用罪恶的方式构想出来的政策。思想健全的人们不可能真正接受这一点，不过看来这是事实。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种真正持久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派生物。对阿克萨清真寺中做礼拜者开枪，这不但是对那里礼拜者的挑衅和凌辱，而且也是对无论信仰什么宗教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穆斯林——的挑衅和凌辱。

穆斯林世界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反应，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举行了大罢工：这是他们表示不快和愤怒的一种方式。他们来到安理会：这是另一种方式。但是我必须这样说：请不要耗尽我们的耐性。穆斯林、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他们的愤怒、他们对他们的尊严的热爱和尊重使他们忍无可忍的话，其代价将会大得难以形容。以色列的朋友将必须对他们参与的罪行付出一份代价。

以色列正在凌辱叫作美国政府的人质。我说美国是人质；它已经自愿让自己成为自鸣得意的、心甘情愿的人质。但是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代价是它的道德准则，它对宪章原则所承担的义务，以及它对

世界人权宣言条款的承诺——而且代价还有巴勒斯坦我的兄弟们的鲜血、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鲜血。美国政府的这种自鸣得意是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代价的。

当然，我不去深入谈这样的事实：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是以美国贫穷的纳税人作为代价的，他们被迫对这些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作出捐献。他们的政府正在为这些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提供经费。他们是他们政府同谋、公开直接卷入对我的人民野蛮的犯罪行为的无辜受害者。但是，美国人民终将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这个现实，并用他们的方法寻求补救办法。

在安理会，美国政府有义务宣布它的承诺和立场。它有义务重申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没有改变，美国有义务维护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并重申它的条款适用于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美国政府未能以非常明确的语言申述这一点，只能被我们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理解为美国政府承担明确无误的义务支持和鼓励以色列实行其政策和做法。

星期六，我收到巴勒斯坦占领区的加沙市长拉沙德·沙瓦发给安理会主席的下列电传电文——我们的人民仍在呼吁：

“阁下：

“我呼吁你干预人类的事业，以缓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和西岸占领区平民的野蛮袭击。

“这里的居民正在不断受到以色列军队的压迫和残酷对待。以色列军队射击赤手空拳的妇孺，造成伤亡。死者的尸体往往得不到适当的葬礼，伤者往往得不到医疗，处于无人照顾的境地，这是因为他们所在地区实行宵禁，使他们无法前往也被军队包围的医院。

“加沙地带许多地区实行宵禁已长达五天之久，不让居民有机会采办基本必需品以维持他们及其儿童的生活。这是拉法镇目下发生的事，那里的80,000居民已经受了五天之久的宵禁。

“由于以色列士兵甚至用催泪性毒气弹和枪弹袭击和平礼拜者，圣地的圣殿不再受到尊敬。

“由于以色列士兵任意捉住儿童和青年，毒打他们或逮捕他们，仅仅在加沙街上行走已成为危险的事。

“我发出这个呼吁，要求你进行干预，以便制止对赤手空拳和毫无防御的居民进行这些残酷的袭击。我愿请你把我的呼吁转达给大国代表，并敦促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以拯救妇孺和老人，因为他们正每天遭到恐吓，那仅仅是因为他们谋求恢复他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得到公认的自决权。

“务请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以保护加沙和西岸的人民。”

这份电文署名“加沙市长拉沙德·沙瓦，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

“我补充一句：安理会有义务采取行动。务请现在采取行动，否则就为时太晚了。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丹先生(索马里)：先生，首先我想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职务。由于你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过证明的外交手腕，我完全相信你能够慎重地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和成功地执行你的任务。

我也想对美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表示感谢，因为她在困难的三月份出色地执行了安理会主席的责任。

我欢迎能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向安理会发言，因为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索马里毫无保留地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要求安理会对以色列最近违背它作为一个占领国所负责任的行为作出适当的反应。

对在复活节做祷告的穆斯林的凶恶袭击以及对阿克萨清真寺圣区的亵渎不是孤立的事件。当全世界穆斯林获悉严重触犯穆斯林感情的以色列政策和行动一直是在受到以色列军事管制的尊贵的圣地区域内施行时，他们的义愤达到了顶点。

人们谅必记得，在以色列占领初期，对穆斯林具

有宗教重要意义的礼拜堂和机构都被拆毁，以便清除哭墙前面的那个地区。还有，从1968年以来，阿克萨清真寺地区的考古挖掘工作——它可能破坏该清真寺的基础——一直在继续，尽管全世界的穆斯林提出了抗议。此外，人们还一定记得，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事件一样，1969年企图烧掉阿克萨清真寺的做法引起穆斯林各国的普遍示威，抗议这种亵渎行动。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和它蔑视它非法占领下的阿拉伯人民的表现。无论我们审议在公然破坏国际法的情况下被公开并吞的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还是审议正在被逐步并吞的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都看到扩张主义活动践踏占领区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文化和种族的特性以及宗教权利。

通过犹太人定居和逐出阿拉伯人的政策对西岸和耶路撒冷实行犹太化，是自从1967年以来一直进行的一个过程。一个冒称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国家对西岸民主选举的市长们的解职，以及这些职位被名誉扫地的无足轻重的人所接替，如同成立旨在加强以色列控制的村落联合会一样，是并吞和驱逐的同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

我所提到的以色列在中东存在的各个方面，同审议中的事件有直接关系。这一事件必然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而且实际上与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所引起的整个局势有联系。毫无疑问，它还与以色列一贯推行殖民主义、顽固藐视各项日内瓦公约以及无视大会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有联系。

4月11日对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的亵渎是由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树立的榜样引起的，这个政权例行地监禁儿童，甚至把他们打死，并且以毫无根据的怀疑破坏他们父母的家园。很明显，今天在这里正在辩论的可鄙行为是受到以色列政权对人权和国际法极端蔑视的行为的怂恿和煽动的。所以，这一暴力事件为安理会对以色列危险的和残酷的政策进行最强烈的谴责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但是，单单进行谴责是不够的。既然以色列违背

了它作为占领国所应承担的保护耶路撒冷具有历史意义的神殿和礼拜堂的责任，我认为现在是安理会要求并坚持主张恢复该城作为单独实体的国际地位的时候了。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说服以色列放弃它对耶路撒冷的非法占领。只有到了那时，才能终止对圣城的亵渎和对它的人口特征的强行变更。安理会这次不能在履行它对圣城及其当地居民的义务方面失职。

主席：我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吉布提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拉赫·迪里尔先生(吉布提)：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由于你在外交方面具有经过充分证明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当前的辩论一定会以获得符合所有爱好自由和平国家愿望的圆满成果而告终。

同时，你的前任柯克帕特里克大使上个月出色地报道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对此我向她表示祝贺。

我也想对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讨论它所审议的问题，表示我的真诚感谢和赞赏。

安理会再次决心对付在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方面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对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务中的信誉的严重挑战。

我们相信——如同我们一贯相信的那样——安理会有能力勤勤恳恳地履行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可是，有时，当安理会使它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落空，未能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部责任时，我们的信任完全动摇了，甚至达到恼怒的程度。

以色列的建立以及自那时以来出现的历届政权，变成了与安理会进行危险的对抗的恶魔似的现象。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象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成立以来所做的那样，在国际关系中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道德行为

准则和国际法律和秩序，并且因此而遭到安理会、大会和其它国际讲坛的许多决议和决定的谴责。

以色列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既成事实的战争工具——消耗战的工具；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动乱不安和歼灭性战争的工具；安插在中东的战争工具，以图耗尽不但是巴勒斯坦人的、而且还有中东和中东以外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人力和精神资源。

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过去35年来一直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只是习惯于听取有关以色列军队的不能接受的行为以及他们虐待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控诉。人们一再告诫安理会要注意以色列挑衅性的侵略行为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遗憾的是，尽管提出了这一切警告，安理会还是未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原则，采取必要的行动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不久以前，安理会未能通过1982年4月1日的文件S/14943所载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

“撤销它解散经过选举产生的比雷市议会以及解除纳布卢斯和拉马拉二市市长职务的决定，”〔S/14943〕

以及：

“立即停止在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所实施的一切措施，因为这违反1949年8月12日第四个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同上〕

该决议草案以及向安理会提交的其它决议草案的未获通过显然导致了这个悲惨事件，它的发生标志着事情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抗和蔑视国际社会，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地犯了侵略亵渎罪行，从而给它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居民所犯的可怕暴行记录增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安理会现在的辩论应当根据对巴勒斯坦平民施行的恐怖和暴力行动的重新升级，公开说明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阴险意图；安

理会应当问心无愧地认真考虑一下以色列国的无法无天和违抗行为可能会把世界弄到危险对抗边缘的程度，因为这种危险的对抗可能发展到波及全世界。我们期望于安理会的是，它应当以更有利于和有助于建立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方式处理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射击事件，在尊贵的圣地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肆意杀死两名做礼拜的巴勒斯坦平民的事件，以及接着以色列士兵在阿拉伯礼拜者正在一心祷告时对他们猛烈射击致使在神圣的清真寺内造成100多人受伤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穆斯林居民的愤怒、反感和义愤。

对耶路撒冷圣城穆斯林圣地的这些亵渎行为不能加以宽恕而视为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所干的疯狂行为。象以色列军事机构这样一个尖端的军事机构竟然会把死亡工具交给其身心状况都没有通过预先例行检查而弄清的人，这是不可想象的。

该罪犯是一个正常的以色列士兵。现在，如果我们暂且承认他精神错乱并且恰好在他射击的前一秒钟丧失神志，那么，我们如何能为以色列士兵的残暴行为辩解？他们除了把有9亿穆斯林信奉的宗教当作笑料外，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对礼拜者投掷催泪毒气弹。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好战的以色列士兵嘲笑由于在尊贵的圣地遭到猛烈的射击而受伤并忍受极大痛苦的阿拉伯礼拜者的可耻事件，使我们想起德国纳粹分子在看到受害者正在臭名昭著的死刑毒气室被消灭时发出的阵阵虐待狂笑声和逗乐的情形。

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随心所欲地严重违背了有关保护圣地的宣言中的神圣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不禁要向本机构的成员们叙述关于尊敬和保护圣地的伊斯兰优秀传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耶路撒冷圣城在1,344年前受穆斯林统治时，穆斯林树立了一个可以作为人类神灵启示的源泉的典范。当胜利的穆斯林军队到了圣城城门时，他们给予该城守卫者以把自己置于伊斯兰教保护之下的选择自由。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条件是要国王亲自前来批准和平条约。这个国王是乌迈尔·伊本·哈塔卜——四个国王中的第二个。根据这个条件，国王前往圣城

履行承诺。碰巧会晤在一个教堂举行，当国王注意到了祈祷的时候，他就告别，出去履行他的宗教义务。当他回来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在教堂做祷告。他回答说，他本来可以这样做，如果不是担心在他之后的穆斯林可能借口国王在他们之前这样做了而冒充有权利利用属于其他宗教的礼拜堂。

这是穆斯林随身不但带给耶路撒冷、而且也带给受他们统治的每个国家的那种正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新的要素——容忍和尊重人权——在国家的心境反映于“被征服者倒霉”这一格言中时被提出来了。

全世界的穆斯林不能承认，对尊贵的圣地犯下的暴力亵渎罪行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所干的孤立事件。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危险勋业和预谋行为的开端，目的在于破坏阿拉伯耶路撒冷圣城的尊贵圣地的圣殿以及其他精神和文化机构。

正是在对尊贵圣地的圣殿的这些无耻侵略行径的背景下，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出于义愤，庄严地宣布上星期三即1982年4月14日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为了响应这一宣言，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哈吉阁下宣布：

“鉴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对阿克萨清真寺和其他伊斯兰圣地的亵渎性袭击，吉布提共和国全国将把1982年4月14日星期三作为重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隆重的一天来纪念，所有公私部门将停业一天。”

哈桑·古莱德总统特别呼吁全世界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祈祷烈士的英灵永远安息。

我们参加这个辩论并不是象有人在安理会这里几次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煽动宗教仇恨和狂热的情绪”，而事实上是为了表示我们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内的惊人事态发展的义愤和忧虑，并谴责对尊贵圣地的圣殿的卑鄙亵渎行为。

最近的这些事件和在此以前的其它事件完全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消灭阿拉伯人及其机构的计划，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并吞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其它地区的意图。我们相信，这

些预谋——不管是谁策划的——是法定要失败的。我们认为，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巴勒斯坦事业，因为不象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那样，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有丧失他们的精神力量和道义勇气。

全世界应当彻底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公然执行同化和并吞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自从以色列国建立以来，这个计划一直在实施。暴力普遍盛行，到处实行恐怖统治；阿拉伯领土被并吞；建立新的犹太居民点，同时驱逐阿拉伯土著居民并强迫他们转让自己的财产和把他们逐出家园；以色列当局把犹太移民武装起来并让他们加入后备军；亵渎圣地，包括亵渎阿克萨清真寺；残酷杀害在尊贵的圣地虔诚祷告的礼拜者；这些不过是导致实行最后并吞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行为中的少数几个而已。

吉布提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欢呼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他们在英勇对抗以色列的阴谋中，没有选择屈服于压制手段，而是继续肩负起他们的责任并挫败以色列的计划。

我们重申并保证，我们声援并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争取民族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的正义斗争。

最后，现在是时候了，安理会应负起它的重大责任，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制止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保证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主席：我感谢吉布提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约旦代表的发言变得越来越异乎寻常了。今天，我们受到可喜的新事物的款待。我们有特殊的荣幸欣赏他有价值的神学见识，今天他在发言中点缀了这些东西。

上星期五，他在这里摆出大会第181(II)号决议的保护者和捍卫者的样子。当然，当我指出是他的国家与其它国家一起，通过武装侵略破坏大会第181

(II)号决议的时候，我不可能丝毫不叫他感到难堪。上星期五，我也有机会提到1948年在安理会谴责外约旦侵略的一些发言。

嘿，约旦代表是无所畏惧的。他今天进一步贯彻他篡改历史的企图。上星期五，他摆出决议捍卫者的样子，而他的国家帮助破坏了这个决议；今天，他控诉以色列存在于埃拉特，而埃拉特是位于上述决议所规划的以色列领土的范围内。尽管如此，现在该是我们揭露约旦代表企图在这里进行伪装以及我们非常清楚地说明情况的时候了。

外约旦和其它国家于1948年进行的侵略，成功地破坏了第181(II)号决议。但是，它没有达到它的其它公开宣布的目的，即搞垮以色列国。可是，阿拉伯国家武装侵略企图摧毁以色列的行为失败的事实，并没有使它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这种武装侵略使它们现在不能以任何形式从它们用武力抵制和破坏的大会决议中得到好处。

我们今天还受到了加入发起这场辩论的固执分子名单的苏联代表发言的款待。我欢迎他的加入，因为这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一整个做法。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不能不被苏联代表对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表示的关切所感动。毕竟，他的国家在保护苏联各处的圣地方面有着值得羡慕的记录。当然，我知道苏联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不过，其次，它还保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移居自由以及几乎所有的基本自由。

顺便提一下，苏联宪法也规定了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利，而与此同时它却禁止回答这种宣传的权利以及甚至对儿童和青年进行宗教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意味着经常进行反对宗教的宣传，对此还没有纠正的办法。实际上，这变成怎么一回事呢？嘿，多年以来，苏联封闭了好几万个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最好的情况是，它们被用作谷仓或马厩；最坏的情况是，它们被用作无神论博物馆。

例如，曾经到过列宁格勒前圣伊萨克大教堂的人都知道那个基督教圣地发生了什么情况。曾经到过列宁格勒前喀山大教堂的人都知道那个圣地发生了什么事；它是无神论博物馆。

苏联穆斯林的遭遇也不好。他们约有5,000万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之一。但是受过训练的伊斯兰教学者——即穆斯林牧师——数量低得令人可笑。只有两个高等学校——神学院——其中一个提供相当于中学的教育，虽然学生只有在服过兵役后才能入学，另一个提供据说是高等穆斯林神学教育。不是每年都接受学生，这些神学院六年制的学生总数，各约70名青年。入学的主要条件是精通阿拉伯语，这在神学院之外非常难以学到手，因为在中亚现在只有极少的人懂这种语言，而且宗教教育现在是被禁止的，没有任何穆斯林牧师敢于冒险教它。

现在，苏联清真寺的情况如何呢？60年前苏联有25,000座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98座——所谓工作着的清真寺——尽管穆斯林人口过去60年来已经大大增加。宗教出版物几乎没有，《古兰经》的供应非常不足。

如果苏联代表要核对我的数字，我荣幸地请他查阅一下1979年出版的题为《共产党国家的宗教》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A.本宁森和尚塔尔·勒梅尔西埃·凯尔克热写的，题为：《苏联“官方的”伊斯兰教》。

因此，今天在这里，我们又受到大家十分熟悉的苏联冷言冷语的款待。

我理解，苏联代表让安理会忙于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所谓亵渎圣地事件，而不叫它讨论柬埔寨局势、苏联-古巴雇佣军在非洲各地的活动、波兰局势、关于阿富汗的局势，那是要方便得多。请问奥温尼科夫大使，过去两年苏联占领军在阿富汗破坏了多少清真寺？你能在安理会先向我们说明这一点和其它有关的事实，然后再作为圣地保护者参加这场辩论吗？

主席：有些代表希望发言以便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们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都把我们的救世主叫作美丽的梦想家——他从拿撒勒来到耶冷撒冷播种仇恨的种子——时，我不知道谁还胆敢谈及宗教。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茨尔干的事。

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晓得，现在在以色列的教

科书中，加号被改成一个颠倒了了的“七”，仅仅因为它看上去象个十字形。当甚至象十字形的加号——现在为全世界所使用，而且已经使用了若干世纪——已被一个颠倒了了的“七”取而代之的时候，谁还厚颜无耻地来到这里谈论宗教，那是一个耻辱。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色列代表布卢姆大使在回答苏联代表的发言时，运用了等于告诉对手他是傻瓜的策略。这不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手段。不过，这不是主要之点。主要之点是，把这用作他的资产的一部分的人，实际上真正承认他自己的家里并非事事秩序井然。那么，实质上，以色列代表就苏联发言中的论据说了些什么呢？

他根本没有说出任何东西来，连一个字也没有。他简直是回避问题。我们在发言中说，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最近行动又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伤。我认为，以色列代表没有否认这个事实，我怀疑他能否认这一点。他只是避而不提而已。

苏联的发言说，中东存在紧张局势的原因是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以色列代表说过有关以色列占领——它也许不久会结束，因为它是不人道的——的任何事情吗？不，没有，他一声不吭，避而不谈。

以色列代表不喜欢苏联代表讲话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不喜欢以色列的国内情况而这样做。我们也许不赞成以色列的国内情况，但那是以色列自己的事。我们所反对的是以色列这个侵略国家，这个在中东执行并吞主义政策的国家。我们反对侵略；我们反对侵略者，我们保护侵略的受害者。苏联关于中东政治解决的政策是明确的和可以理解的。我们曾反复说过，现在我可以再说一遍，以便特别引起布卢姆大使本人的注意。

苏联的这个政策有三个要素：第一，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第二，执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第三，尊重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和平生活的权利。

这个政策承认以色列同样有存在的权利。然而，

以色列不想承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权利以及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以色列不想把它的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必须使以色列代表消除疑虑。我可以告诉他，有一个简单而非常有效的办法可以使不但苏联代表而且许多其他代表停止发言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以色列只要把它的全部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保证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就够了。以色列是准备还是不准这样做呢？我要以色列常驻代表回答这个问题。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我发言行使答辩权之前，我想阐明我早些时候的一些发言。实际上，由于我收到被围攻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要求我在他们需要的时刻向安理会提出呼吁的函电，我有庄严的义务这样做。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军队和武装移民确实正在享受着打猎的春季，而这些武装移民恰恰就是接收、掠夺和没收巴勒斯坦人祖国的残余物并继续这样做的人，他们已经到了现在拥有这些残余物中大约40%的程度。唯一的区别是，猎物不是某些动物类。而且不是所有的动物类都被接受为打猎的目标，我现在谈的是那些被接受为打猎目标的动物类。

现在正被猎取的主要是6至16岁的巴勒斯坦儿童。他们完全手无寸铁，没有任何防御手段。我收到了许多呼吁和报告，其中之一来自一个新闻记者，即耶路撒冷的保罗·阿杰卢尼先生。这个报告叙述了武装的以色列移民在官方的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帮助和煽动下，如何对待被围攻的巴勒斯坦人民。直到此刻，权威目击者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以色列军队和武装移民如何到和平宁静的村庄去劫持、袭击和残酷对待儿童。他们照例每夜到与他们定居的居民点相毗连的这些村庄去。他们逮捕妇孺和老人，把他们带到邻近的非法居民点去，强迫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通宵在露天过夜，没有遮盖，没有食物，没有水。这种行为现在每夜都有。

在列举了打猎狂热时期的许多行为之后，阿杰卢

尼先生描写以色列军队甚至如何闯入医院和诊所，阻止它们护理伤员。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在一个医院袭击了在占领区仍然存在的少数几名医生。这就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行为，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前法官科恩先生在评论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暴行时，把这种行为叫作“野蛮行为”。这些不是我的话，而是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前法官的话。我相信，如果他是评论犹太复国主义的纳粹作法和意识形态的打猎季节的话，他是会同样义愤地讲话的。

当我们今天正在辩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遭遇时，我的庄严义务是向安理会转达这些有关他们正在遭受的无法形容的暴行的报告。安理会不能也不应该对正在犯的这些滔天罪行袖手旁观。

以色列代表再次试图反驳我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明确申述的东西，即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仅有的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是大会第181(II)号决议和大会第194(III)号决议，前者要求成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后者规定每个巴勒斯坦难民有无条件地返回家园的权利，除非他另有选择。以色列大使企图给予安理会这样的印象：是阿拉伯人没有执行那个决议。以必须重复我在上次会议上说过的话为代价，让我说，是以色列人自己在联合国第181(II)号决议通过几天之后——我们知道大会在这些问题上是最后的裁决者，特别是当问题涉及从国际联盟继承下来的一块托管领土时就更是如此，即使我们对瓜分我们的国家自然感到不快——靠武力开始执行他们接管整个巴勒斯坦的计划，当时巴勒斯坦人民完全赤手空拳。关于这一点，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包括本·古里安在内就要拒绝分治计划，但是他被告知，阿拉伯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对他们国家的瓜分。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是在谈论巴勒斯坦人民，我要重复我在前一次会议上说过的话，即巴勒斯坦人民没有获得机会通过选举、或者通过公民投票、或者用任何其它方式表示他们对大会决议的看法。是以色列代表——若不是常驻代表埃班先生，可能就是外交部长（我记得不确切）——对大会说过这番话：大会决议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约束力的建议，但是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的是一块托管领

土，而托管领土是有独特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向大会申明，我们将遵守并尊重大会的决议。

不管以后可能通过什么决议——已经有了大量决议，包括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消除1967年以色列侵略的后果，任何权威方面都无法使还记录在案的大会决议失效，不管它是我们每年都要重申的第181(II)号决议还是第194(III)号决议。因此，破坏执行那些决议的不是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的军事机器设法占领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领土，即使当时委任统治国英国的军队仍然驻在这个国家。他们根本不打算停止在五分之四领土的水平上。

他们继续对剩余的五分之一领土进行侵略。正是这件事迫使阿拉伯军队的小分队在英国人撤离之后进入这个国家，以挽救巴勒斯坦的其余五分之一领土上的居民免受其它五分之四领土上居民已经遭受的屠杀，这种屠杀已导致驱逐巴勒斯坦绝大多数居民，他们至少拥有那里94%的土地和领土。

在我的上次发言中，我提到了一些百分之百属于巴勒斯坦人和本来会成为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一部分的市和镇。事实上，有人建议建立一个通向雅法市的走廊。它是百分之百属于阿拉伯人的；利达市是百分之百属于阿拉伯人的；拉姆拉市、苏斯撒市、太巴列市基本上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如同西耶路撒冷的三分之二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一样，另外还有现在叫作阿拉伯耶路撒冷的那个部分；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例如，阿什克伦。但是，我无须进一步列举市、镇和村庄了。

以色列大使认为，当他谈到在永久停战协定签订后被夺去的埃拉特即乌姆拉什拉什时，他抓住了我的一个严重错误。让我提醒他，永久停战协定在最后一款中特别规定，协定的缔结不得损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

当1949年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时，出现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在瑞士洛桑举行长时间的会议，力求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包括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草签了议定书。

以色列代表团在草签本来可以在30多年前解决

这个问题的议定书之后，背信弃义了。有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一位巴勒斯坦成员在海法遇到他十分熟悉的一位犹太朋友时对他讲，“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犹太朋友告诉他：“亲爱的朋友，每次我们把有关归还领土或送回一个难民的事告诉老人时，他的眼睛变红了。”他谈的是已故的本·古里安先生。所以，这是不能允许的——这同乌姆拉什拉什即埃拉特是在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还是在以色列国之内的问题是毫无关系的；我将来要调查这件事——在永久停战协定签字后用武力占领了它。否则，所有城镇、村庄、土地等等本应同时归还。这是违反永久停战协定的。

我希望，安理会的成员们都知道我刚才叙述的事实都是真事，百分之百的真事。

主席：在以色列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之前，我请西班牙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向以色列代表表示歉意，但是我想知道在安理会可以行使多少次答辩权——两次、三次或者四次。在我看来，根据规则，我们无权继续发言行使答辩权。我们现在正听到新的发言；严格地说，这些不是行使答辩权的发言。

因此，我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辩论尚未结束。所有想新发言的人应当报名登记，我们可以在另一次会议上听他们发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听取的实际上是新的发言；我们并没有仅限于行使答辩权。

我要对安理会说的就是这一些。主席必须作出适当的裁决。

主席：关于本议程项目，名单上没有别的发言者了。安理会仍然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讨论它的最后一次会议。安理会的成员和参加讨论的其他代表当然可以在以后的会议上发言。

有的代表想发言行使答辩权，我们现在继续听他们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因为时间已晚，我将说得很简短。

约旦代表再次让我们服从他的空想的“事实”。为了只举一个例子，他断言，以色列在1949年约旦和

以色列停战协定生效之后接管了埃拉特。但是，真正的事实则有些不同。

两国之间的停战协定是在4月间签订的——我想是在4月2日。以色列于3月接管埃拉特——我相信是在17日。我讲话没有使用文件，但是我可以肯定，以色列接管埃拉特是3月间的事。停战协定是4月签订的。关于约旦代表的“事实”就说这么多。

在今天第一次发言中，苏联代表摆出圣地保护者的样子，在第二次发言中，则假装成和平的倡导者。

现在，我不去深入分析苏联在世界各个地区所起的和平作用。安理会成员们都熟悉这种作用。但是就中东来说，我想我应该向他说几句话。

奥温尼科夫大使，约3年前，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在欢迎经过30年的战争和流血之后朝着在我们这个地区缔造和平的方向迈出巨大的一步方面，苏联起了什么作用？苏联是怎样鼓励在我们这个地区缔造和平的呢？它欢迎过该和平条约吗？它在本组织中提出过任何号召有关方面坚持努力以求达成中东全面和平的决议吗？嗯，你确切地知道你的国家作出了什么反应：它一直煽动反对和平。它一直纠合这种和平的反对者，在过去高度紧张、日益两极分化、挑拨离间、在中东混水摸鱼的三十年中，保持苏联现在在中东的传统作用。

这就是苏联对中东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五十年代初期以来我们这个地区的一切战火都起了重大作用。过去三十年来，在中东没有一次战争不是由于事前苏联进行煽动和鼓励侵略而发生的。今天你却作为中东和平的倡导者来到安理会这里。

非常有趣的是，你对苏联过去60年褻读了25,000座清真寺一字不提。你对苏联占领军过去两年在阿富汗褻读清真寺也一句话不说。按照你的逻辑，显然这必定是你奥温尼科夫大使方面承认有罪。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布卢姆大使奇怪苏联为什么没有支持如他所说的中东和平条约。好吧，我准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支持戴维营协议——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反对它的——因为这个协议的第二部分是如下的秘密谅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不得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不得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对此我们明确表示不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戴维营协议和所谓的和平条约——事实上是单独条约——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代表喋喋不休地反对苏联的发言并进行反苏诽谤。这是偶然的巧合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企图转移人们对这个问题实质的注意力。这个反苏诽谤正被以色列及其老伙伴美国所利用，以便在这个诽谤的掩护下，它们可以在中东从事卑鄙的阴谋。我们无须寻找很远的例子，我只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在去年，以色列和美国缔结了一项所谓的战略合作条约。看来这个条约是针对苏联的。但是我要以色列代表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以色列对一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的部分领土并吞之后，美国阻止这个条约的实施。我想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反苏主义是这个所谓战略合作的烟幕；所谓的中东战略合作协定的实际核心是以色列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阿拉伯人。美国中止实施该条约仅仅是因为以色列对执行该条约的秘密条款操之过急，从而使美国处于难堪的地位。

但是，这些秘密协议现在正当着我们的面执行。恰恰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结成之后，以色列就并吞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是朝着执行秘密谅解的方向前进的第一步。现在，我们目睹以色列实际上企图并吞西岸和加沙地带；这是执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秘密谅解的第二个阶段。

所以，以色列代表不应当进行反苏诽谤。他不能向任何人、更不能向阿拉伯人隐瞒他的政策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是扩张主义和侵略的政策。

主席：因为时间太晚了，我打算在我们听取了剩下的两个人发言之后休会。希望参加辩论的任何其他人可以报名在下次会议上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应当把文件和文献的名字叫错了；应当根据它们的效果来判断它们。所谓和平条约，或中东和平纲领——通常叫

作戴维营协议——只不过是篡夺了一个民族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已。大家知道，这个文件有 131 行谈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这是在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参加和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干的——而只有大约 22 行谈的是该纲领另一方的埃及。使用纲领这个词是很不恰当的。

它是一纸奴隶票据。它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犯——不，它企图废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它有助于建立基地供快速部署部队这个美国的兵种部署在西奈以外或比西奈更远的地方。它不仅是一支将驻在两个刚刚恋爱的国家之间的军队——我不理解，在恋爱着和成为朋友的人怎么可能需要在他们之间有一支快速部署部队。它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输入并驻扎在非洲。这可能是导致建立战略联盟的东西。

那个所谓的和平条约不过是给以色列人继续进行侵略、入侵黎巴嫩、并吞耶路撒冷、并吞戈兰高地、袭击巴格达、把那些移民迁出西奈并安置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希布伦及其附近以及巴勒斯坦领土开绿灯。更重要的是，那个所谓的和平条约由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使暴行逐渐升级，致使安理会到现在已经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以色列的暴行已经遭到欧洲共同体的谴责，并被它视为是对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居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

那个条约的名称使用得不当；它不是和平条约。我认为，当我们坐在安理会这里的时候，我们最好按照事物的正确名称称呼它们。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苏联代表详述了据他看来是我国政府最近几个月签订的“秘密”协定，这使我内心感到震动。就我所知，我国政府从未签订过秘密的或者至少是长期保密的协定。

可是，在我对他关于我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于 1981 年下半年签订的协定的评论作出反应时，我不希望有丝毫的轻率。这个协定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针对中东内外的任何人、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的。缔结这个协定是为了维护、保护和扩大我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实质上是不谋而合的——而且这些利益也往往是不谋而合的。由于我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所清楚知道的原因，协定暂时中止执行。我们的关系一向是作为朋友、盟友、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们的长久利益而不是短暂利益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我相信，这仍将是今后长期和富有成效的联盟的基础。

主席：安理会下次会议继续审议目前讨论的这一项目，开会日期等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后再定。

下午 2 时零 5 分散会。